

安全与战略

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

增订第二版

LA GUERRE ET LA PAIX

Approches contemporaines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 stratégie
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法〕 夏尔-菲利普·戴维/著
(Charles-Philippe David)

王忠菊/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安全与战略

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

—— 增订第二版 ——

LA GUERRE ET LA PAIX

Approches contemporaines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 stratégie
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法〕 夏尔-菲利普·戴维/著
(Charles-Philippe David)

王忠菊/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全与战略: 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 (法) 戴维 (David, C. P.) 著; 王忠菊译. —2 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97 - 1849 - 0

I. ①安… II. ①戴… ②王… III. ①国家安全 - 研究 - 世界 IV. ①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7192 号

安全与战略 (增订第二版)

——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

著 者 / [法] 夏尔 - 菲利普 · 戴维 (Charles-Philippe David)
译 者 / 王忠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纪金贤
责任校对 / 郭艳萍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5 字数 / 364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849 - 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7 - 589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文化部国家图书中心的资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chargé de la culture –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Charles-Philippe David

La Guerre et la paix. Approches contemporaines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 stratégie.

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 2006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PARIS

本书根据法国政治学国家基金出版社 2006 年版译出

理论家研究某一事件依据的出发点，永远不是指挥官沙场临战的真实情况。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前言

从旧千年到新千年

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人类社会面临着沧海桑田的剧变和纷扰无序的动荡。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安全研究领域跟整个国际关系学科一样，不得不面对这种局面。为应对战争与和平的挑战，战略研究特别是安全研究的学者们对本学科进行了重新概念化，提出了新问题，阐述了新研究方法，给出了新解决方案。然而，了解并掌握战略领域的工具，仍然是深入理解这些挑战不可避免的前提。由于千年交替表明战略思维方式既有连续性也有间断性，重新评估这些工具的价值和用途便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旧千年”是一种说法，它在本书中涵盖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安全体系建立之后近四个世纪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由欧洲主导，视国家为战略的主宰，并赋予军事安全至高无上的地位。国际关系的“新千年”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来临：逐渐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根基，催生出后威斯特伐利亚安全体系。新体系对国家安全的至尊地位和目的提出质疑，主张建立非军事和非国家性质的安全。

辞旧迎新的千年过渡是否使旧千年原则加速失效？国家安全是否将被人的安全取代？防御联盟将被安全共同体取代？国家安全将被国际安全“治理”的某些形式取代？国家间冲突将被身份冲突取代？战争战略将被干预战略和“无辜”强制战略取代？维和行动将被建设和平行行动取代？管理冲突是否将变成解决冲突？军备控制是否将变成裁军？如此之多的疑问需要战略研究来总结和回答。我们希望本书能从批判性的全方位视角，审视由分析方法各异、观点甚至相左的众多学者提出的理论、解释和概念。由读者决定自己认可哪种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法语（欧洲）和英语（英美）论著在战略及安全问题上的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别很大。法式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贡献：一是描述并分析安全体

系组织结构的法学派的贡献；二是用历史原因及权力和领土争夺来解释冲突的地缘政治学派的贡献。除了这两个常见派别之外，还有一个带有社会学性质、批判性更强的新学派：由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对国家主权提出质疑，该学派对国际现象重新进行了解读。英美式研究方法更倾向于用理论加经验的方式来分析问题，并从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受到启发。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尽管早就存在，却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重要意义。其他学派比如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推陈出新，对重大安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如今，这些英语论著更值得法语读者去深入了解。

本书的定位是成为战略研究领域的人门教材。类似的教材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但奇怪的是在研究地缘政治、战略、战争或和平的著作里却寥寥无几。很多著作是专门研究其中某一方面的内容，很少有教材能为学生、研究者和教师展现一个全貌。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关于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的英文教材林林总总，法文教材却寥若晨星。本书作为第二版，对第一版进行了补充，目的是要填补这一令人遗憾的空白。但是，在首版六年之后，2001年的“9·11”事件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迫使这些论点、概念和理论需要全面适应现代战略与安全的新形势。

本书的宗旨是以批判性的教学方法，向教师和大学生们介绍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流派。因此，它更侧重于对本领域的概念性介绍，辅以翔实的事例，而非着眼于分析当前时事——它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本书介绍了众多观点，有时还毫不犹豫地表明立场。本书同时探讨了战争与和平的重大挑战，因为我们觉得任何全面的思考都必须包含这些因素。本书介绍了在战略与安全的理论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英美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此而提供的参考文献丰富、翔实且精挑细选，以鼓励大学生和研究者们继续深入研究。本书的资料取材于当代，但从未忘记经典论著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最后要说的是，本书是一本入门教材，恐怕无法满足很多专家的期待，他们肯定希望每个问题、争论、研究方法或发展前景都能被分析得更加深入透彻。要以适量的篇幅在“十二课”内呈现战略研究的全貌，必须披沙拣金、去粗取精。我们认为这种善抓重点的学习，其效果应该胜过主题繁多的撒网式学习。

本书是我20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起初我在一所军事学院〔加拿大圣-让(Saint-Jean)军事学院，现已不存在〕任教，后来又在一所大学任教(魁北克



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在这两所风格迥异但又能够互补的学校中的任教经历，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在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领域中，思考和行动是不可分割的。

本书的圆满完成离不开许多人不吝时间给予的诚挚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巴黎第二大学的让－雅克·罗什（Jean-Jacques Roche）教授所表现出的忠贞友谊。其次，拉乌尔·当迪朗（Raoul-Dandurand）研究中心的成员也给予了我友善的耐心和巨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在这一年的著述过程中伴我左右的研究人员和大学生们，他们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宝贵意见。我尤其要感谢艾蒂安·莱韦克（Etienne Levesque）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还有皮埃尔－路易·马尔法托（Pierre-Louis Malfatto）。我要向法国政治学国家基金出版社的热纳维耶夫·旺德桑德（Genevieve Vandesande）致以最真诚的谢意，感谢她的支持和信任。最后，我还要感谢在修订过程中对原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伊丽莎白（Elisabeth）和让－克洛德·瓦莱（Jean-Claude Vallet）。

2006 年 9 月

于蒙特利尔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从旧千年到新千年	1
绪论 不安全状态长期存在	1
世界从未安全	2
反思恐怖主义	5
美国：帝国还是霸权？	13
“失败国家”有待重建	17
国际法被边缘化	21

第一编 安全秩序

第一章 21 世纪初的战略与安全	25
基本概念：安全、战略与动武	26
战略研究的范畴	27
安全概念	30
安全概念的理论学派	35
第二章 国家安全或“专属权”	56
“台球”与威斯特伐利亚游戏	57
威胁、安全与实力	64
国际战略新秩序	71

第三章 军事安全的终结是人类安全的开始吗?	80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战略瓦解	80
国际安全面临的非军事威胁	92
从现实主义和平到自由主义和平	102

第二编 军事秩序

第四章 从后现代冲突到前现代战争	111
战争、冲突和危机	114
后现代冲突：从旧千年到新千年	123
前现代战争：从新千年到旧千年	131
第五章 如何克服防御和安全困境?	141
“欲速则不达”吗?	142
同盟：灵丹妙药还是饮鸩止渴?	150
第六章 从现代战略到后现代战略	161
旧千年战略	162
新战略	170

第三编 制约战略

第七章 无辜的强制	183
强制外交：原因、方式和目的	184
军事和非军事强制手段	191
美国的干预战略	198
第八章 核妖怪能否重回魔瓶?	205
核武器丧失权威	206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216

第九章 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	227
从消极和平到积极和平：选择何种安全？	228
裁军与军控：概念和方法	230
裁军与军控：回顾和展望	236

第四编 和平战略

第十章 能够预防和解决冲突吗？	247
什么是预防和解决冲突？	248
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战略	254
第十一章 维和使命	268
维和行动概观	270
维和行动的战略	275
第十二章 新千年的安全治理	294
全球治理与安全机制	295
安全机制前途何在？	306
结论 深入理解安全问题的十二个要点	317
专业词语解释	322
参考文献	331

表与专栏目录

表 1-1 安全的四种表现形式	35
表 1-2 安全理论的学派	37
专栏 1-1 安全的各种定义	31
专栏 1-2 理想主义学派的基本假定	39
专栏 1-3 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假定	43
专栏 1-4 自由主义学派的基本假定	46
专栏 1-5 建构主义学派的基本假定	48
专栏 1-6 批判学派的基本假定	52
专栏 2-1 单极世界能持久吗?	72
专栏 3-1 保护的责任	85
专栏 3-2 人的安全为何日趋引人关注	86
专栏 3-3 如何定义恐怖主义	95
专栏 4-1 冲突的转变	113
专栏 4-2 战争的定义	117
专栏 4-3 族群战争有未来吗?	134
专栏 6-1 战略的定义	163
专栏 7-1 强制和干预合法吗?	200
专栏 8-1 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和放射性武器	225
专栏 10-1 为什么民主化会引发冲突?	264
专栏 12-1 默默无闻的理想主义者: 拉乌尔·当迪朗	298

绪 论

不安全状态长期存在

真的可以说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们又重新“回到起点”了吗？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入侵及其军事安全政策，又使国际体系重陷惯常的无政府状态了吗？随着反恐斗争重新赋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合法地位和防御手段，安全是不是又变成了“狭隘”的“国家”安全？我们能像达里奥·巴蒂斯特拉（Dario Battistella, 2006, p. 8）一样断言五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世界大轮回”吗？这也是贝特朗·巴迪和玛丽-克洛德·斯穆特（Bertrand Badie et Marie-Claude Smouts, 1999）的观点——他们宣称主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安全已经灭亡。巴蒂斯特拉指出，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国际体系重新“回归战争状态”。他认为这是由于弱肉强食的强权法则取得了胜利，美国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这种战争状态导致国际体系出现三大决裂性的变化：被美国视为仇敌而不再是对手的伊拉克出现政权更迭；预防性战争取代正义战争；单边主义凌驾于多边主义之上。这些变化折射出霍布斯（Hobbes）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子。这真是一种“回归”，抑或只是对建立在帝国和战争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再次确认？我们真的曾经远离这种秩序，远离国际体系固有的战争状态了吗？

2001 年以来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证明了不安全状态的持续性。这种状态从未从政治舞台上消失，顶多只是在时局和政治舞台各路角色允许的情况下，像 20 世纪 90 年代那样暂时被忘却。冷战结束后不安全状态重新浮现，2001 年以后更加明显。由于新型威胁的出现和实力运作方式的转变，不安全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恐怖主义和预防性战争代表着同一原动力的两面：影响力之争前所未有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包括采取有组织暴力的手段。那么如何理解冷战结束 15

年后不安全状态还在持续的局面? 答案有五种可能: 对“安全困境”作出习惯性反应; 国际恐怖主义带来非国家性质的新威胁; 美国重新推行霸权, 声称有权发动预防性战争; 国家的衰落加速了暴力的猖獗; 日渐式微的国际法无力阻止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企图。

世界从未安全

亚历克斯·麦克劳德 (Alex Macleod, 2004a, p. 9) 指出: “从 2001 年的‘9·11’事件开始, 我们重又回到了起点。”他还说: “国家作为安全的传统参照对象, 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如同冷战时期一样, 敌人再次无孔不入, 必须从国内外两条线同时抗敌。所以人们在安全上作出的反应既传统又新鲜。说它传统, 因为它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威胁 (今后主要是恐怖主义威胁) 的不确定性, 这导致人们必须采取保护和强制措施, 以防出现更糟糕的局面 (发生其他恐怖袭击事件)。就此而言, 动力也服从于“安全困境”: 由于既不了解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意图, 也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国家需要发展军备、自我保护并加强安全 (我们将在第二章分析这一概念)。照这样, 作用与反作用的恶性循环便会出现, 类似于传统的安全应对措施, 这些一直是解释战争的核心要素。说它新鲜, 是因为恐怖主义威胁第一次来自于非国家行为体而且是跨越国界的。人们意识到, 敌人是灵活多变的, 没有固定据点, 并且利用全球化的便利, 尤其是边境的疏防和主权的削弱来对国家及其既定目标发动攻击, 因此它同国家性质的传统敌人迥然不同。即使面对这种变化, 由于具有“不对称性”, 目标国家的政府最先考虑的仍然是维护领土和军事安全。这是否意味着如今全球一体的安全与 20 年前的安全其实并无区别呢? 事实上, 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一脉相承之处都十分明显 (Booth et Dunne, 2002; David et Roche, 2002, p. 131 - 144; Barnathan, 2004; Snyder, 2004; Battistella, 2004a; Cox, 2005)。

首先, 尽管“9·11”恐怖袭击来得很突然, 可是从很多方面看, 这次恐怖事件还是可以预见的——尤其是如果仔细观察“基地”组织之前几年在全世界针对美国利益制造的多起恐怖事件, 更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恐怖袭击亦是冷战期间及之后美国外交地缘政治选择造成的一种后果: 一方面, 美国在 20 世纪

80年代决定武装本·拉登的暴徒以便将苏联赶出阿富汗；另一方面，美国又从1990年第一次对伊拉克战争开始在军事上支持沙特阿拉伯君主政权。因此，反恐斗争在世界许多地区导致安全困境便不足为奇。

其次，国际秩序受人们恐惧程度变化的影响。恐惧来自于跨国威胁。不合常理的是，这种威胁反而加强了国家的基础，巩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助于维护领土和“国家”安全，不利于构建国际共同体。2003年在美国干预伊拉克之际，国际共同体表现出严重的分歧。由于大国态度不积极，建立一个国际社会的憧憬像以前一样再次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拒绝授权和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但它对防止战争完全无能为力。虽然军事入侵没能被制止，但国家主权规范和干涉内政的规范依然有效，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希望遵守这些规范，从而使它们获得了法律效力和政治持久性。

再次，那些试图解释后“9·11”时代安全状况的理论全都受到质疑，而且也的确令人怀疑（我们将在第一章逐个介绍）。古典现实主义学派不考虑个体[比如奥萨马·本·拉登（Oussama Ben Laden）]的作用和影响，它以国家为核心的安全观遭到了驳斥；该派大多数支持者都怀疑入侵伊拉克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是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而非必要战争。与之相反，现实主义学派在2001年以后坚持强调军事关系和国际冲突的核心地位，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将长期持续。所以美国霸主的实力、影响力和军事能力始终是决定性因素，可以决定安全的基础和应对威胁的措施。自由主义或者说跨国学派虽然准确诠释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恐怖主义的肆虐，却高估了国际机构、民主和平、自由贸易和商业为国际体系创造更多和平机会的作用。这些因素没有一个能够阻止“9·11”事件的发生或阻止伊拉克被入侵。这或许恰恰证明，对安全或者严格地说是对不安全的重视，要优先于国际关系管理中的制度、民主和经济因素。这一点在理想主义学派的观点里要更加明显。该派认为国际司法机制原则上可以迫使国家遵守它所签署的公约。“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有些举动极大打击了理想主义者期盼法制战胜武力的热情和希望。批判主义学派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特征、价值观、规范、观点和隐喻，为理解威胁的形成及解决办法，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后现代主义或女权主义观点）（Campbell, 1998; Tickner, 2002; Beer et Hariman, 2004; Agathangelou, 2004; Walker, 2006），但是批判派无法解释变化发生的缘由。尽管各派理论对安全问题的成因、解释和解决办法各

执己见，却全都承认安全问题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承认在安全上早就形成的思维定式仍然普遍存在。

最后，敌人、预防性战争、政权更迭和单边主义的概念早就存在，是历史上数次战争的起因，这一次也是一样。令人关注的不是这些概念的“回归”，而是其持久的生命力，尽管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失败大大削弱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和适用性。对此，弗格森和罗斯诺 (Ferguson et Rosenau, 2004, p. 624) 总结道：“‘9·11’惨剧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并无二致。”但他们（跟巴蒂斯特拉一样）也承认这个灾难性的日子导致或者说进一步证实了一些重大转变，比如一个多中心世界的来临，其中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争夺影响力，再比如权威危机，还有恐怖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动荡。科林·格雷 (Collin Gray, 2002, p. 231) 等其他学者认为，像“基地”组织这样的跨国行为体“不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塑造世界的安全（或不安全）环境”，因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是地缘政治，而非跨国主义”。这场辩论完全围绕安全概念演变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展开（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探讨这一主题）。

但是出现变化的是，国家安全得到进一步确认，“本土安全”的概念在美国也随之得到加强甚至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多米尼克·戴维 (Dominique David, 2002, p. 38) 注意到：“‘9·11’事件……不是将我们带进一个新世界，而是强硬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他还说：“‘9·11’事件意味着战争突然出现在我们国家。”(p. 8) 换句话说，恐怖主义使人们再次意识到领土因素在安全思想中的重要性，因为“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重要行为体（美国）在本土受到了异己力量的沉重打击”(p. 80)。就此而言，“9·11”事件暴露出超级大国美国的脆弱。与此同时，全球化不但令资本主义受益，恐怖主义也同样受益：“仅仅19个人就完成了美国其他任何对手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们使美国经济完全停顿。”(Flynn, 2002, p. 62) 出入境管理的放松、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通信技术的完善和推广使得对领土及周边的监控难度加大。每年大约有5亿人、700多万个集装箱、1100多万辆卡车、200万节车皮、20万艘轮船以及80万架商用飞机穿越美国国界 (Flynn, 2000, 2004)。2002年美国国内开始实行新的安检措施并设立国土安全部，这说明美国害怕“基地”组织再次利用其边境疏防乘虚而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威胁使领土安全得到加强，并为美国政府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提高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注入了新的活力 (IISS, 2002, p. 36 -